

● 冯 华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幽灵谜案

当局者迷

案情，山重水复；人性，云遮雾障
当局者迷，悬疑处处

冯
华
著

当局者

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局者迷

冯华著.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6

(心灵迷彩)

ISBN 7-5360-4039-3

I. 当 ...

II. 冯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1286 号

责任编辑:李湘湘

技术编辑:易 平

平面设计:罗 丹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肇庆市星湖大道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39-3/I·3269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当
局
者
迷

目录

引 子	(1)
第 一 章 电话悬念	(2)
第 二 章 酒店之谜	(18)
第 三 章 蛛丝马迹	(36)
第 四 章 队长一家	(51)
第 五 章 初见端倪	(69)
第 六 章 双重困境	(87)
第 七 章 遭遇暗算	(104)
第 八 章 证人失踪	(122)
第 九 章 雾里乾坤	(138)
第 十 章 浮出水面	(156)
第十一章 不期而遇	(173)
第十二章 发现隐情	(190)
第十三章 节外生枝	(207)
第十四章 正面交锋	(224)
第十五章 暗潮汹涌	(242)
第十六章 山重水复	(258)
第十七章 解密之危	(275)
第十八章 终极较量	(293)
尾 声 雾里的真实	(310)

引 子

将近天亮的时候，我忽然醒了。房间里隐隐流动着呼啸的风声，空气冷冰冰的，凝着细小湿滞的水汽。我从床上起身检查，发现原来昨晚自己忘了把窗户关死，风和雾从窗缝儿里挤进来，占据了几乎整个房间。走到窗边，推窗一看，外面远远近近，全是白茫茫一片，一团一团的雾气争抢着扑过来。我不禁退后一步，心脏狠狠地紧跳了几下。在短暂的窒息感中，我默默地望着窗外。

这场大雾，是何时开始弥漫开来的？

窗前的桌上，温郁在相框里舒畅地大笑。无论我有多少渴望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停留在那里。那笑容，看起来如此温暖，伸手触摸时，却是刺痛肌肤的冰凉。窗外涌入的雾气也包围了她，使她的笑容变得模糊，也因而更加遥远。我隔着雾气看她，隐隐听到她在向我发问：“阳平，在这场雾里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究竟哪样是真实的呢？”

我跌坐在椅子上。过去半年里的记忆，像窗外的浓雾一样，弥散在脑海中……

第一章 电话悬念

1

调到市刑警队以后，我的第一次任务，是在一个初夏的深夜，和岳琳、林光远一起去堵毒贩赵四的窝。准确地说，是岳琳带着我们两人行动，因为她是我们的队长。

那天的任务很紧急。找到赵四的这个窝点不容易，我们知道当晚这里有一笔交易，却不知参与交易的人数，也不了解他们的防范程度。因此，当我们三个顺着楼梯悄悄潜到三楼那户门外，隐隐听到里面传出男人嘈杂的交谈声时，我们发现，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一个影响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。

楼洞里静悄悄的，我握着子弹已上了膛的枪，侧耳倾听门内的动静，试图确定里面的人数以及状态。我能听出门内至少有三个男人在说话，从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判断，他们应该没有过多的戒备之意。但是对于毒贩的抵抗能力，是绝不可以低估的。我无声地看看身边的岳琳，她在黑暗中凝视着前方，眼眸闪闪发亮。令我微微诧异的是，她连眼角都没向我扫一下，却像是看到了我询问的眼神，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做了一个“不”的手势。

我正揣测岳琳的意图，忽然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气息贴近耳边。“先别动，等我摸摸情况。”她的声音随着呼吸进入

我的耳道。接着，她从我身边站直身体，迅捷无声地快步下楼。在经过林光远身边时，她几乎没有停留，只伸手按按林光远的肩膀，似乎那便是他们交换信息的寻常方式。而林光远对她点点头，显然已领会了她的意思。

我和林光远交换了一个眼神。我看出他对岳琳的举动表现得很镇定，于是也把屏在胸口的一口气轻轻释放出去。片刻后，楼下隐隐传来敲门声，接着是一阵安静。又过了三分钟，几乎没听到什么动静，但岳琳已经无声地回到了我们身边。

“隐蔽好，等我命令！”那个温热的耳语又出现了，简短，平静，仅在我耳边晃了一下，瞬间又离去。

我马上依照岳琳的意思跃上几级楼梯，将身体隐藏在黑暗里，从楼梯扶手间向下窥探。这时我发现岳琳身上的衣服换了，天黑，看不清颜色，但原来的一身精短便服，现在却成了宽松的裙袍。我看不到林光远在哪里，显然他也依命隐藏好了。

岳琳先伏身在门边听了听，然后悄然返身下楼。紧接着她重新上楼，这次她的脚步显得沉重拖沓，那声音放肆地在楼道里回响。很快她来到那户门前，抬手用力敲起门来。

在响亮刺耳的敲门声中，那户门内的谈话声立刻消失了。随即一个凶巴巴的男声从里面传出来：“谁？！”

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，听到半层楼下一个女人粗哑暴躁的声音：“开门开门！”那声音里透着股蛮横粗俗的味道，令我有瞬间的迷惑。她嚷着，继续用力地敲门，“我是楼下的！你们家搞什么名堂？弄得我家房顶到处漏水……”

房门内沉默片刻，回答门外的女人：“你家漏水关我什

么事？”

那女声立时升高了八度，直刺人的耳膜，完全是菜市场泼妇吵架的气势：“你们讲不讲理？不是你家有问题，我家怎么会漏水？你开门啊，弄了个烂摊子就撒手不管啦？没那么便宜！你给我把门打开，让我看到底怎么回事儿！”

我屏着呼吸，几秒钟里，我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。短暂的寂静后，“吱扭”一声，房门打开一条缝儿，灯光顷刻从内门泄出，在黑暗中形成一条光带。从我的角度，看不到门内的情形，但能清清楚楚地看见，门口站着的那个女人，披头散发，穿一条袒胸露背的家居睡裙，裸露的肌肤在灯光下白得耀眼。

男人声音里凶巴巴的味道似乎减弱了些，一副妥协的语气说：“你搞错了，肯定不是我这儿的问题，我们根本就没用水……”

“我不信，你让我看看……”女人嚷着，不容分说，“砰”地把门推开，直往里闯去，“算我们倒霉，住你们楼下，三天两头闹水灾，装修的屋顶全泡烂了……”

在房门敞开的一瞬间，我看到门内那个男人有点儿茫然无措的刀条脸。没错儿，这就是赵四，我已把他的照片印在脑海中了。他迟疑了一下，似乎拿不准该马上把门关上，还是先回房把那个突如其来闯入的女人赶出去。很快他做了决定，关上了房门，把灯光以及里面那个仍然持续着的高分贝女声阻断了。

我不知道在房门关上的半分钟里，里面的情形是怎样的。只是本能地在头脑中急速做出了各种分析，试图为下一步行动找到一个最佳方案，既能实现对赵四等人的抓捕，也

能保证岳琳的安全（老实说，有片刻时间，我对那个披头散发、衣衫不整的女人是否真是岳琳，实在不抱信心）。从警多年，紧张的气氛经历得并不少，但很少像这次一样，有种无端的茫然。

就在我已经准备向下挪动脚步时，那户房门又一次“砰”地被打开了，灯光中，从里面走出的女人被照得十分清晰。她是如假包换的岳琳，虽然她的表情以及她的声音，都与平时那个刑警队长有着天渊之别。现在，她的语气是悻悻然的，“见鬼，不是这儿的毛病，好好的我家怎么会漏成那样？”

门内的赵四如释重负，息事宁人地嘟囔一句：“早跟你说了不是我们的事儿吧……”他显然不想再和这个吵上门的泼辣女人多啰嗦了，退后一步准备关上房门。

就在岳琳背对赵四从门内走出，直至赵四发着牢骚准备关上房门的短短几秒钟内，我已经看清了灯光下岳琳对我做出的手势。那意思是：里面共有三人，没武器，跟着我冲。我相信隐藏在另一处的林光远也一定看到了岳琳的手势，因为赵四还没来得及将门关上，岳琳已经以快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，急速转身，一记高而有力的摆腿，正中赵四下颌，赵四被踢得连连倒退，直撞到身后的墙上，而我和林光远几乎同时跃到门口，跟随岳琳冲进房内，三下五除二，一对一地制服了三个完全来不及反应的嫌疑人。

令人好笑的一幕是，当我们押着三个嫌疑人准备下楼时，其中一个光着上身的粗壮男人，目光在岳琳几乎半裸的胸上流连片刻，以极下流的言语冲岳琳骂了一句，语气里却充满了沮丧。这个细节，多少可以帮助我想像几分钟前房间

内曾发生过的事情。

岳琳随手扯扯滑下的睡裙带，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句：“谁让你好色的！”

我下意识地掉转目光，回避岳琳暴露的身体。然而我还是没法忽略，此时她的声音已经完全恢复成我所熟悉的那样——虽然我调到她手下工作仅仅才一个星期，可是对她的嗓音，确实已有了熟悉的感觉——圆润、富有质感，以及略显冷淡的平静，与刚才那个刺耳嘈杂的声音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。

上车前，林光远经过我身边，笑着低声说：“怎么样？有点儿出人意料吧。时间长了，你就习惯她的作风了！”

我笑笑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眼睛随意一扫，正巧看到先上车的岳琳正向窗外望着。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，有些散漫，五官平静地舒展着，嘴唇微微分开，使得脸上的表情中隐隐掺杂了一丝茫然的味道。我心里轻轻一动，不由地猜测此刻她心里在想些什么。这时，岳琳似乎被什么声音惊动，倏地挺直身体，迅疾将目光调回车内的嫌疑人身上。那种警觉和敏捷，令人联想到草原上的猎豹。

这就是我的新领导、新同事——刑警队长岳琳留给我的第一次深刻印象。

2

来到刑警队半个月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和岳琳没有进行过一句私人性质的谈话。如果不是一个小小的偶然，这种情况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
那天傍晚，我在训练厅先打了一阵子沙袋，接着一口气做了三百多个俯卧撑，最后累得爬不起身，仰面躺在地板上休息。大厅里早就没人了，我没有开灯，光线已经很黯淡。寂静中，我只听见自己筋疲力尽的喘息。这时，训练厅的门沉重地响了一下，有人推门走进来。

我一动不动。来人并没有如我想像的那样打开训练厅的灯，而是径直朝我的方向走来。在即将踢到我的头时，忽然发现了我的存在，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这声音立刻说明了她的女性身份。

厅里的光线很暗，我又是逆光看她，并不能辨认出她的面孔。但我的听力向来奇佳，结合高度的职业敏感，凭着她这一点声音，已经能确定这是岳琳——其实帮助我做判断的还有一个原因，除了刑警队的，极少有女人进训练厅。整个刑警队里，除了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之外，只有岳琳一个女性。而在遇到意外情况时，那轻而镇静的一声“嗯”，我相信只可能是岳琳发出的。

果然是她。她也很快辨认出躺在地上的这堆“烂泥”是我，退后一步，带着笑意说：“秦阳平，吓我一跳。”

我硬撑着从地上坐起来，身上酸酸的没有力气。“抱歉，我一个人，就没开灯。”

岳琳弯下腰，贴近我，仔细地看了我一眼，随便地盘腿也坐在了地板上。她用闲闲的语气说：“一身的汗，练半天了吧？没想到，你挺敬业的。”

我笑了：“我敬业？别人这么说，我以为是表扬。岳队长这么说，我就只敢当作讽刺了。”

岳琳没有立即回答。沉默片刻，她低声说：“我就给人

这种印象吗？”

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话，似乎隐藏着特别的用意似的。忙解释道：“没有没有，我随口乱说，你别多心。”为了岔开话题，我又问：“这么晚，你还不回家？”

岳琳不置可否地“嗯”了一声。然后她忽然提高声音，问道：“秦阳平，你好像一直有意回避我，为什么？”

“没有啊，”我惊讶地反问，“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”

岳琳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在家里，和文杰谈过你调来刑警队的事，他向你问好。”

我明白了岳琳的疑问来自哪里。事实上，我和岳琳的丈夫朱文杰是多年的朋友，虽然并未直接和岳琳打过交道，但彼此是知道的。调到刑警队之前，我就听说，自己将成为岳琳的部下。但我向来不惯于主动与人交往，因此，既未向朱文杰提过自己调动的事，到这里后，也从未对岳琳提过朱文杰。

“你误会了。”我向岳琳解释，“我只是不太善于和人交流。其实，一直也想跟你问问老朱的情况，但……你知道，大家都忙，也找不到恰当的机会。”

岳琳没有说话。我也沉默下来。夜色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全然笼罩了整个训练厅。空阔的大厅里，各种器械在黑暗中高低起伏，影影绰绰，似乎是一些在伺机而动的活物。我看看对面岳琳模糊的身影，忽然意识到，这种局面里潜伏着某些不安全的因素。正想站起来，只见岳琳已经站起身。

“你先走吧，我稍练一会儿。”她淡淡地说，径直从我身边走过。从脚步声判断，她是走向了双杠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，岳琳上了双杠。她似乎一下子就忘了我的存在，在黑暗里，像只蝙蝠一样荡来荡去。我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训练厅。在经过门口时，我犹豫着，是否要帮岳琳将大厅的灯打开，但随即意识到，如果岳琳真想开灯，刚才她就不会在黑暗中差点儿踢到我身上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回忆起岳琳的声音。我发现，她的声音里常常会出现某些细微的差别。令人疑惑的是，那差别不仅仅反映着情绪变化，似乎还体现了质感的不同。比如在刚才的交谈中，她的声音初时是温暖的、轻松的，质感圆润，但到了最后，忽然间就生疏冷涩起来。

我暗想，一个连声音都如此难以捉摸的女人，她的内心该是如何深不可测呢？

3

我是一名刑警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大部分时间里，只需跟从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件的安排，日子就不知不觉混了过去。自从温郁去世，我一直独自居住在这个我和她共同建起的小家中。起初的几个月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显得十分艰难，但渐渐地，我似乎完全适应了这种状况，反而难以将自己再融入外面的世界。

只要有空闲，我会去温郁母亲那里看望她。我叫她妈妈。她已经六十七岁了，和我一样，一个人独居。她对孤独的适应能力比我还强，因此女儿温郁的离去，虽然曾令她悲痛欲绝，但并没有使她彻底崩溃。她在小院子里伺弄几种易活的花，种新鲜的蔬菜，以及温郁父亲过世前栽下的一棵枣

树。她和它们一样安静。我喜欢去那个小院里坐坐，逢着阳光好的日子，或是小雨淅沥的时候，更是觉得依依不舍。我和妈妈彼此了解，几乎从不互相宽慰，这使得我非常自在和安全，仿佛我们共守着一个秘密似的。

在温妈妈家，温郁的房间，还是和她以前住过的一样，没有一点儿改变。其实，自从她嫁给我搬出这里，直到现在，已经整整五年了，而房间里的家具、书、照片，甚至床上的被子枕头，都不曾挪动过位置，也没有一丝灰尘，好像温郁今晚就要回来住一样。只要我来看温妈妈，不必说，她就会泡好一杯茶，放在温郁房间的床头柜上。她了解我的习惯，一定要在这张小床上靠一靠，发一会儿呆，之后才能坦然地离开。三年多了，我一直是这样。

除了温郁的母亲，周围的人很少能容忍我这种生活态度。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好笑，为什么我本人能适应的状况，在旁人眼里，却像是无边苦海，恨不得立时将我打捞出里面，并赐予我光明的新生活？起初，常有人为我介绍女朋友，或明或暗地带我去相亲，认为只需一个新的女人的出现，就足以将我挽救。对于他们的举动，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过明确抗拒的表示，但到了后来，他们发现他们的热心从来得不到回报，耐心也就渐渐被磨平了，我终于可以比较安静地生活。

前不久，我原来所在分局里一位女同事——档案室的小陈，在大家的怂恿和拉拢下，和我增加了接触次数。我明白同事们的好意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和小陈是挺合适的一对。如果小陈对我的好感能得到我的回应，这件事情就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。为了在临走前不过分辜负大家的好心，我一点也

没有排斥和小陈接触。利用不多的业余时间，我们去看过电影，喝过茶，去郊外踏青——那段时间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……我自己认为已经很努力，以免成为众人心里一块化不开的顽冰，在离开时还徒增他们的心事，但结果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。

和小陈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，还是我主动约的。我们在分局旁一家味道不错的小店吃火锅。小店生意很好，每个角落都塞得满满的，不大的店堂热气腾腾、烟雾缭绕、人声喧哗，一派热热闹闹的气氛。我不时地将火锅配菜拨进锅里，偶尔还为小陈捞点儿煮熟的菜放入她的碗中，可后来我忽然发现，对面的小陈头越垂越低，最后整个脸简直快贴到桌面上了。

我吃惊地问她怎么了，是不是不舒服。她先是像没听见我的话，直到我不放心地起身走到她身边去看她时，她才猛地抬起头，大声嚷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！你老是这个样子，我都快让你给憋死了！”

我困惑地看着她。她的脸上湿漉漉的，眼睛通红，眼泪还在刷刷地向下流。她嚷得很大声，胸脯剧烈地起伏，看得出情绪的确很激动，是控制不了的样子。近旁的客人们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里的异常，热烈的交谈声顿时减弱下来。

她流着泪，接着嚷：“你还不如干脆说‘不’呢！你这样，看起来什么都对，可我就是知道，你是‘人在心不在’！你说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才能让你回到现实中来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！”

周围变得很安静，只听得到火锅“咕嘟咕嘟”翻滚的声音，和小陈委屈的抽噎声。我不想看周围人脸上的表情，也

不知该怎么让小陈恢复镇定，只得提前买单，将小陈带出小店，陪着她在夜色里走了好一会儿，她的情绪才算平静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刚才我失态了。”小陈低着头，语气冷静得令人吃惊，“我终于想明白了，秦阳平，你是不需要……”她沉吟一下，改口道：“……不，你是不再需要什么女人了。”

我心里一片空洞。我明知她说的不是实情，但却无法驳斥她。我是男人，怎么可能不需要女人？我日日夜夜的，无论多忙，只要有那么一丝空闲时间，心里就能感觉到那种对异性的本能的渴望。我不需要女人吗？不，只是对有些男人而言，他所需要的女人，并不是外面世界随便什么一个女人，而是一个专属于他的、已经互相刻上烙印的那么一个女人。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女人，或者这个女人已经失去，那么他对女人的需要，就只能被搁置封存在心底。一定要他忽略真实感情，而只是去简单地接受，他会“有”一个新的女人。而这种“有”，实际上是一片空洞。

我和小陈近在咫尺，觉得她是个好姑娘，也适合做我的结婚对像，但我却无法向她解释，为什么我此刻觉得内心一片空洞。这让我明白，我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个女人的，只是这个女人不是小陈，也不是这几年来所有我接触过的任何女人。我在这个世上活了三十二年，总共只碰上一个我需要的、正巧也专属于我、我们互相刻上了烙印的女人。那就是温郁。而她已经永远消失了。

在以后的生命阶段，我还能不能再碰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呢？对这一点，我是完完全全的茫然。

很自然地，我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工作上。我曾自我解嘲地对自己说，我对刑侦工作的持久热情，并不完全建立在崇高的正义感和天生的使命感之上，虽然那也是精神力量的一部分。头脑的高度紧张，身体的极度劳累，可以使人忽略生活中的其他缺憾。更何况，刑侦工作如同一种充满着冒险的解谜过程，冒险会带来刺激和快意，而破除重重阻力揭开一个谜团，则给人带来成就感。

因此，我从不抱怨工作的辛苦，这是我自己清醒的选择。或许这种选择谈不上什么高尚，却也能达到于他人有益的结果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一个男人的生活中失去了女人和爱情，又缺少一项多少有点儿意义的工作，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对工作的认真态度，应该很容易理解。

提到我的工作，就不得不提起岳琳。我调到市局刑警队以前，就听人描述过岳琳的光辉业绩。来这里时间不长，自己也有了亲身领教。坦白说，做刑警的有一个职业病，就是对一切事物都抱有怀疑的态度，哪怕是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事情，也要在心里将此事扒开几层，去除“外衣”，再仔细研究琢磨一番。在找到充足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很少轻易对一件事下结论，也包括对一个人的判断。那个傍晚和岳琳在训练厅偶尔相遇，岳琳说我有意回避她，其实她不了解，那只是我的职业习惯。当局者迷，冷静地旁观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判断力，虽然有时候并不知道这种判断日后是否有价值。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，谁能预料到未来会发生一些